

医学类学术期刊公共卫生事件的议程设置路径*

周华清¹⁾ 李小霞^{2)†}

1) 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350118, 福州; 2) 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999078, 澳门

摘要 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伴随着紧急性和未知性, 面对该类事件公众具有强烈的信息获知需求。大众媒体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解读缺乏专业权威性, 学术期刊的社会职责与公众的信息需求是医学学术期刊发挥媒体议程的基础。医学学术期刊公信力高, 具备丰富的医学专业内容资源和客观理性的媒介调性, 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媒体议程设置中能发挥优势。医学学术期刊通过科普传播的路径参与议题设置, 以社交媒体矩阵建立、推动媒体间共振是大众传播基础, 以医学知识服务和科学专业内容传播定位实现对公众的长效引导。提升学术期刊的大众化传播能力, 从而影响社会议题, 通过回应社会关切、快速出版等方式实现公众舆论导向。

关键词 议程设置; 医学期刊; 舆论引导; 学术媒体; 科普传播

Research on the agenda setting path of medical academic journals in public health incidents//ZHOU Huaqing, LI Xiaoxia

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public health events is accompanied by urgency and unknownness, and the public has a strong demand for information in the face of such events. The profit-seeking nature of mass media lacks authority in the face of emergencies, an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needs of academic journals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medical academic journals to play the media agenda. Medical academic journals have high credibility, rich medical professional content resources, and an objective and rational neutral attitude to play a dominant position in media agenda setting in public health events. Medical academic journals participate in topic setting through the path of popular science dissemin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media matrix and the promotion of resonance among media are the basis of popular communication, providing long-term guidance to the public with the positioning of medical knowledge service and scientific professional content dissemination, improving the popular dissemination ability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influencing social issues, guiding public opinion by responding to issues of social concern and publishing quickly.

Keywords agenda setting; medical journals;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cademic media; popular science communication

First-author's address College of Humaniti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350118, Fuzhou, China

DOI:10.16811/j.cnki.1001-4314.2022.05.00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可能造

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事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在短时间发生并产生大范围影响, 如 2003 年爆发的 SARS、2016 年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2018 年长春生物假疫苗等事件。公共卫生涉及公众身体健康与人身安全, 社会公众对该类议题高度关注, 涉及的风险性和影响的广泛性使公众对事件相关新闻信息产生高度紧张的情绪。而医学领域专业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一般公众很难准确理解专业的医学知识, 在对事实产生错误认知的情况下引发消极情绪态度与不理智行为。

德国社会学家朗兹胡特(S. Landshut)指出“公众舆论被一种不确定的情绪化倾向所取代。”这种倾向容易被具体事件所左右, 这种情绪化倾向, 就像颠簸船上的货物一样^[2]。公众态度和情绪容易受外部媒介信息影响而发生变化, 尤其在互联网媒体“匿名化”和群体性的传播环境下, 公众情绪呈现出无序和非理性的特征, 对社会情绪稳定、民众态度取向产生影响。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议题设置和公众舆论导向具有重要影响, 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正向引导作用能有效防止失实或偏向性信息传播导致的舆论乱象。医学类学术期刊是专业性的学术媒体, 是医学研究成果的传播载体, 具有极强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传播相关医学知识信息, 可以有效引导公众的焦虑情绪与认知行为。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发展, 大众媒体与学术媒体的传播场域产生融合, 在此背景下, 学术媒体科普传播与舆论引导职能得到强化。医学类学术期刊通过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媒介传播议程设置, 能起到引导公众舆论, 避免失实信息误导公众的作用。

1 议程设置下的学术期刊

麦库姆斯(McCombs)等^[3]1972年在《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上发表的关于1968年美国选举期间, 媒介选举报道对选民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论文中首次提出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麦库姆斯和肖在选举调查中发现, 新闻媒介对选举中议题和候选人进行的报道会对社会公众的态度产生影响。新闻媒介这种确认关键议题和话题并影响它们在公众议程上显

* 国家社科基金 2021 年度一般项目“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出版与学术媒体动员机制研究”成果(21BXW085)

† 通信作者

著性的能力,后来被称为新闻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4]。议程设置通过媒介对议题的选择和报道的数量,以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式把公众的关心和注意力引导到特定的问题上^[5],这是议程设置的第1个层次。属性议程设置是议程设置的第2个层次,即媒介不仅能成功地告诉人们去想什么,而且能成功地告诉人们如何去想^[6]。大众媒体在传播中对事物的某些属性进行强调和淡化,影响受众对事物的认知与态度。媒介议程设置不仅能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同时也能通过对事物属性的表露影响人们对事物的态度,最终可能影响人们的行动方式。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议程设置在新媒体传播场域中呈现出了新的形态。新媒体环境中媒介议题设置多元化,娱乐类信息也广泛应用议程设置。议程设置不仅出现在媒介与公众之间,同时也出现在媒介与媒介之间,某媒体关注的社会事件引发其他媒体关注,这种在媒体间蔓延的报道现象被称为“媒介间议程设置”效果。传统媒体关注引发网络媒体关注的过程是“共鸣效果”,由非主流媒体向主流媒体进行议题扩散与影响的过程被称为“溢散效果”^[7]。

医学类学术期刊是医学专业内容的主要传播载体,学术期刊社以文字形式出版学术成果,主要采取纸质与数字出版的方式,用于学术成果的发表和交流。目前明确提出医学期刊参与媒体议程设置的研究不多,但对医学期刊参与大众传播的研究已有所发展,不少医学期刊社在医学内容大众传播方面进行了相应实践。我国关于医学类学术期刊大众化传播的研究主要以新媒体为传播背景,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期刊社的媒体运营和传播效果,以及医学期刊的科普传播等方面展开,例如梁明修等对中华医学会系列部分期刊的微信公众号运营情况进行分析,为公众号推送内容和运营维护提出建议^[8];武文颖等通过分析中外医学期刊新媒体传播现状,发现国内医学期刊新媒体传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提升策略^[9];贾建敏等认为高校医学期刊面向大众开展健康科普具有重要意义,结合高校医学期刊和新媒体优势为健康科普实践提出对策^[10]。综合当前研究背景来看,医学期刊开始向新媒体和大众化传播方向发展,不再囿于专业性强的垂直化传播,这一横向传播趋势为医学期刊参与媒介议程设置提供了基础。医学期刊出版社具备成熟的组织人员与体系架构,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能即时采取相应行动,具有事件应对能力和专业知识储备,但由于数字媒体运营水平有限,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医学类学术期刊学术内容的大众传播影响力并不理想。以大众化的科普传播为切入点对医学期刊参与议程设置路径进行

研究,有利于提升医学期刊的横向传播水平,在复杂的公共卫生事件中起到引导舆论、缓和社会情绪的作用。

2 医学学术期刊议程设置的重要性

2.1 大众媒体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缺乏专业权威性

大众媒体的医学专业性不足,对医学专业知识的误读和内容传播的滞后性影响公众对事态的认知。后真相时代,新媒体环境中的公众认知不断被颠覆、重构,一方面是大众媒体缺失专业性,另一方面是信息的片面性造成公众错误认知,引发不安、迷茫、焦躁的情绪,不利于媒介发挥引导作用。新媒体传播时代,媒体间的竞争是注意力的竞争,媒体为抢占受众注意力,倾向于率先发布事件已有信息,而非事件的全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紧急和复杂特征,大众媒体发布的片面化信息会造成公众认知错误,引发不良情绪。大众媒体医学专业权威性的缺失和信息解读的片面化等现象需要学术期刊媒体介入,发挥媒体在社会议题中的引导作用。

2.2 公共卫生事件中学术期刊的社会职责

社会公众有医学知识科普的需求。根据科普中国《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报告》(2019 第3季度)显示,登革热、埃博拉这类公共卫生问题是健康与医疗中关注的重点,“艾滋病毒耐药性”话题单日搜索指数最高达710.82万^[11]。公共卫生事件与公众健康息息相关,公众有获取医学知识的需求,医学期刊社应给予重视并进行实践。周海鹰等指出国内科技期刊类型数量分布不均,以浙江省为例,学术类科技期刊数量远远多于科普类科技期刊数量,科普类期刊数量少,科技期刊不重视科普^[12]。医学期刊社人员组织完备,在选题策划、内容审核与出版方面有严谨的标准,从内容到组织架构,医学类学术期刊具备科普传播的专业能力。医学知识大众化传播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国民医学知识与素质,另一方面有助于医学研究成果的传播、提高期刊学术影响力。医学期刊参与媒介议题设置能够发挥医学期刊的社会性价值,承担社会责任,对医学知识普及和社会治理产生有益影响。

2.3 利用学术媒体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提出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公众舆论引导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分,是国家文化繁荣、精神价值导向的重要内容^[13]。2020年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下简

称新冠疫情),居家隔离的防控措施使网络线上空间占据公众生活,大众媒体的辟谣行为具有被动性并缺乏专业说服力,公众认知受网络信息影响导致情绪态度消极甚至负面极化。调查数据显示,疫情期间辟谣主体主要是媒体和政府,二者承担了80%的辟谣工作,剩下的分别是由企业、专业人士以及学术机构承担,其中学术机构占比最低,仅4%^[14]。医学类学术期刊作为专业性媒体,在谣言证伪、公共卫生知识普及上更具有权威性与专业性,以科学权威的观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公众提供真实可信的专业知识,起到维护社会稳定,净化网络信息的作用。

3 医学类学术期刊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参与议程设置的优势

3.1 公信力优势

公信力是媒体传播的基础,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都基于公信力发展。郑保卫认为,“传媒公信力”是指传播媒介所具有的能够赢得受众信任与信赖的各种专业品质和能力的总和,真实准确、客观公正、全面深刻、及时有效、有益有用、可信可亲是其客观评估标准^[15]。公信力是媒体立身之根本,公众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影响传播效果。医学类学术期刊在媒介公信力上具有优势。医学类学术研究要求内容严谨客观,研究结论要符合科学事实,学术内容需要经过数次审核和同行评议机制。医学期刊社的组织人员如编辑、学者等普遍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在专业医学内容产出与审核上拥有话语权和权威性。医学内容生产机制和期刊社组织人员是医学期刊公信力的基础,公众对医学期刊的信任是其能有效发挥媒介议程设置作用的基础条件。

3.2 专业性优势

肖珺等在对“后真相”传播观念的研究中指出“人们似乎更愿意从海量信息中选择个人偏好的内容,这种基于个人心理的判断经常都是非客观的抉择,进而转化成一种自然类别的情绪现象”^[16]。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中不断反转的“真相”使公众的理性认知遭受冲击,降低媒体信任程度,影响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甚至出现因公众对媒体产生不满情绪而导致的舆论偏向。公共卫生事件涉及大量医学专业知识,普通媒体编辑人员不具备专业知识的科普能力,医学知识传播不即时,给予谣言和舆论发酵的空间。医学期刊拥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内容,在医学专家等人员配置上具备相应资源,能及时产出与公共卫生事件相对应的内容。医学期刊以其专业性、科学性的内容优势为公众提供专业客观的信息,疏解网络空间混乱情绪,指导公众在

传播参与中保持理性思考,避免受情绪驱动产生不和谐行为。

3.3 非显化的传播议程设置行为

医学类学术媒体在参与媒介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是隐蔽的。医学类学术期刊内容的公共属性和学理性使其信息更具说服力,公众认为学术期刊传播的是科学事实,其内容不具备偏向性,是公正客观的传播主体,其媒介议程设置具有隐蔽性优势。受众在接受来自学术期刊的科普信息时难以察觉议程设置的功能。医学类学术期刊传播的内容同样会在大众媒体中产生共鸣和共振,以此推动媒介议题的传播。例如在2020年发生的新冠疫情中,针对“新冠病毒起源”的阴谋论,国际权威医学期刊《The Lancet》联合27名来自8个不同国家的医学专家发表声明,全力支持中国抗击新冠疫情中的所有科研以及医务人员,呼吁相信科学的论证。声明发表后国内各大社交媒体转发报道,对谣言进行澄清。医学类期刊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传播行为对引导国际传播舆论具有重要作用,以其权威特质引发媒体议程间的共振,科学客观态度影响受众认知,潜移默化中发挥影响媒体与公众议题的作用。

4 医学类学术期刊公共卫生事件的媒介议程设置路径

4.1 科普传播发挥长效引导作用

医学期刊是专业性强的学术媒体,内容科学客观,但在大众传播环境中较少发挥其媒体作用,专业壁垒导致公众对其不甚了解,难以在公共议题中实现公众舆论的引导功能。正因为学术媒体在公众心中科学客观和专业理性的定位,医学期刊的可信度和权威性高于大众媒体,在议题参与中具有更好的传播效果。

基于医学类学术期刊专业权威的媒体定位,通过科普传播发挥长效引导机制。一项对医学期刊公众号的用户调查显示,有34.2%的用户希望了解科普知识^[17],科普传播是医学期刊面向大众进行传播活动的重要方式。医学期刊参与议题设置,需要扩大传播范围和受众接触面,加强科普传播能提升医学期刊影响力,从社会性层面实现学术成果的实践转化。据调查发现,未接受过医学相关教育的受调查者阅读医学类学术论文,仅2.8%的受调查者能看懂或基本看懂论文内容,而学术论文经医学类学术期刊编辑加工撰写了解释性的通俗化短文,有96.7%的受调查者表示可以理解其文章的主要内容^[18]。对专业医学内容的二次编辑可以实现大众化理解,推动医学知识普及,有利于受众与学术媒体产生接触,通过学理性态度影响受众对信息的认知态度。例如《国际检验医学杂志》在其抖

音账号“检验医学”中发布了关于核酸检测注意事项与防护,普及核酸检测与检验工作的相关知识,成为该账号中播放数量较高的视频并收获了受众一致好评。《中国实用内科杂志》在疫情期间,针对疫情治疗措施和疫苗接种等知识进行了专家解读,该类文章也具有较高阅读量。医学期刊开展科普传播是长期行为,不仅体现在公共卫生事件中,通过长期科普内容传播的铺垫,增加媒体的受众黏性,产生信任感和媒介参与,公共卫生事件中医学期刊参与议题能发挥更大影响,起到引导受众态度和舆论的作用。

4.2 医学期刊的大众媒体设置

医学期刊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参与议题设置的基础条件是信息传播可以到达大众接收的层面。医学期刊以专业化的垂直传播为主,在大众化媒体传播实践方面缺少经验。社交传播平台作为当前主要传播路径,国内外医学期刊在此方面进行了相应尝试,如《The Lancet》《NEJM》(《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中华急诊医学杂志》以及《中国实用内科杂志》都开通了自家的社交媒体账号,《The Lancet》和《NEJM》还在国外视频平台 YouTube 开通了账号。医学期刊进入大众媒体渠道进行大众化传播主要可以通过期刊社主体账号搭建和影响大众媒体议题的方式进行。

医学学术期刊应组建多元社交媒体账号,提升运营水平。社交传播是当前互联网大众传播的主要传播方式,Facebook、Twitter、微信、微博、抖音/TikTok 是中青年群体主要使用的移动应用^[19],信息通过转发、在看、关注等互动方式得以传播扩散。国内医学期刊在大众媒体中的入驻情况较为单一,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的医学期刊社在运营方面也存在一定不足,如《中华急诊医学杂志》的微博在 2021 年已经停止更新,其他医学期刊微博阅读量不高,缺少受众互动。整体来看,医学期刊社的媒体运营情况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社交媒体账号搭建方面,要采取多元化的平台路径,以当前受众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为目标进行媒体设置,做好“两微一抖”的媒体账号主体建设,适当辐射其他媒体应用。在媒体运营方面,应重视内容的传播方式,加强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医学期刊进入大众化传播后,精深的内容是其信息传播组成的一部分,同时也要关注普通大众信息获取的需求,从而扩大医学期刊的影响范围和传播面积,有效发挥舆论引导功能。

国内医学期刊社主动推动媒体共振。在媒体运营、议题设置和受众互动方面,大众媒体更具有优势,医学期刊社拥有的专业内容资源可以为大众媒体提供信息来源,通过二者的议题共振实现议程设置。“新冠”疫情中大众媒体与医学专业媒体合作,在舆论引

导、谣言澄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新周刊》在新冠疫情初期,以《The Lancet》期刊中的文章为信息源进行了疫情相关信息的报道,如详解新冠患者分流与用药,此类报道被各大众媒体转发,引导受众对疫情产生科学正确的认识。医学期刊社主动寻求与大众媒体合作,通过长期合作与专题报道策划,利用专业知识解读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点内容,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同时引导公众议题和舆论发展。媒体共振对象不局限于新媒体,同样可以通过传统媒体影响新媒体的议程设置。

4.3 医学期刊阶段化议题参与

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往往伴随紧急性和未知性,并与社会公众健康息息相关,人在面临突发情况时容易产生心理压力和恐慌的情绪,不利于对事件进行理性认知。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对危机的心理反应通常经历 3 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冲击阶段,在危机事件出现的初期,人们会产生惊慌害怕的情绪,感到不知所措;第二阶段是安定阶段,人们会通过各种措施努力控制情绪,修复受到冲击的认知;第三阶段是解决阶段,开始习得应付技能,采取措施处理危机事件^[20]。公共卫生事件发展难以预知和控制,医学期刊媒体可针对公众的心理发展阶段进行议程设置,突出关键议题,为公众认知提供科学依据。

1) 议题侧重医学知识普及与信息透明。对危机心理反应的第一阶段是受到冲击而产生对未知的恐慌,与事件相关的医学知识的公开能稳定公众情绪,为公众提供理性认知依据。如新冠疫情突发后,新闻媒体发布的疫情相关内容获得公众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公众号在 2020 年 1 月发布的“疫情防控知识手册”阅读量达 10 万次以上。医学期刊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积极采取优先出版的方式公布医学研究知识,传播前沿内容,具备解释事件的专业基础,例如《协和医学杂志》微信公众号针对新冠疫苗接种知识进行了普及,阅读量超 10 万次。以科学的态度对公共卫生事件产生正确认知能有效化解公众的惊慌情绪和认知不协调问题,对于社会情绪稳定和防止谣言扩散能发挥一定效用。通过期刊社媒体主体和大众媒体合作的方式产出科普性医学知识,快速公开相关信息,引导公众认知。事件发展初期应当以医学原理、防治措施为重点议题,强调事件的可知性和可控性,随着事件的发展和研究的推进及时公布最新信息。除专业性的研究内容,还应当关注网络议题发展,针对公众关心的议题采取相应行动,例如通过“编辑寄语”、“专家声明”等内容影响公众议题态度。

2) 注重多元化和可供性内容生产。医学期刊在

媒体内容生产上要注意内容的可读性和可编辑性,实现同内容在不同媒体平台的传播。内容生产要符合大众阅读、传播规律,国内《协和医学杂志》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协和医学杂志》在2017年至2019年陆续开通了官方微信公众号、搜狐号、知乎、今日头条等多个平台账号,建立了“多矩阵模式”传播策略,并采取视频解读学术论文、青年编委新媒体栏目负责制的方式适应新媒体传播的运营策略,吸引众多读者^[21]。医学期刊要利用现有医学资源,对医学学术内容进行再次创作,通过科学可视化、视频以及增强现实(AR)等新技术手段进行内容生产。一方面有利于公众理解,另一方面丰富了医学期刊内容的表现形式。

4.4 即时回应公共议题引导舆论

医学类学术期刊可以灵活利用非研究性文章回应社会议题,运用新媒体平台快速传播相关研究成果。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作为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影响广泛,疫情期间国内外不断有谣言产生,对公众认知和情绪态度产生影响。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由于学术期刊的审稿机制,学术论文的发表周期往往较长。医学研究者可以就引发公众舆论的谣言进行有针对性地探讨,期刊社通过非研究性文章板块或医学期刊媒体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意见发表。例如通过期刊社媒体账号即时发布澄清文章、组织圆桌会议为公众推出最新消息,有效起到引导公众舆论、辟谣的作用。此外,针对重点论文的快速出版也可以为公共卫生中的科学研究公开以及舆论发展提供引导,例如《NEJM》对《武汉疫情初期传播动力学》一文从收稿到发表仅用48 h^[22];《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以“letter to the editor”的方式快速在线出版了关于“新冠病毒进化来源”的论文^[23],同时在公众号进行了推送,为新冠病毒来源及其后续研究、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公共卫生事件中,病毒起源、发展预测、医学机制解释类相关成果的快速出版对后续医学研究和引导公众舆论具有重要意义。

对重点议题进行征稿和专题策划,主动参与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议题,引发大众媒体关注。社会议题的动向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发展阶段具有相关性,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医学研究与事件的发展也呈现出阶段性。医学期刊社和学者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针对事件发展的重点议题进行的专题与稿件策划能实现社会议题参与,通过客观的科学研究影响媒介舆论导向与态度。例如2020年春节封控期间,《纽约时报》报道不断歪曲我国防控措施,随着“新冠”疫苗的研发与接种,又将公众议题向疫苗偏移,开始出现“反

对接种疫苗”的声音,《Science》和《Nature》分别发表了针对2个不同阶段重要议题的调查研究,该报告被大众媒体广泛传播扩散,可见权威学术期刊能够对新闻媒体报道发挥积极影响。医学期刊对于社会议题的关注和呼吁,主动承担社会职责,相应也会引发大众媒体的共鸣。对社会重点议题的主动参与使其观点和科学内容为大众媒体广泛引用,在谣言证伪和舆论引导上起到了很大作用。

5 结束语

“后真相”时代,大众媒体公信力下降,公众认知受媒体传播信息影响不断受到冲击,社会群体情绪化,助长谣言滋生。公众具有公共健康医学知识获取的需求,医学期刊从医学专业内容、组织架构上具备社会服务的能力,医学期刊参与公共卫生议题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医学期刊专业性强,以传播面窄的垂直化传播为主,为参与媒体议程设置,需要提高横向传播能力。以科普传播为参与路径,社交媒体矩阵组织架构为大众传播基础,主动推动媒体间的议题共振,扩大医学期刊的媒体传播范围。以公众对危机反应的3个心理阶段作为议题选择依据,医学原理、防治措施是医学知识科普重点,坚持信息透明。通过非研究型论文参与社会议题,主动承担社会职责,回应社会关注,通过针对性的稿件策划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引导公众舆论。净化网络空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医学期刊通过科普传播、多元化媒体矩阵等方式参与媒体议程,承担起公共卫生事件中引导公众议题,提升医学期刊的社会价值。

6 参考文献

-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11年1月8日修正版)[J/OL]. 中华卫生应急电子杂志, 2016, 2(1): 64[2022-04-25]. [http://rs.yiigle.com/CN119361201601/1071519.htm? locale = zh_CN](http://rs.yiigle.com/CN119361201601/1071519.htm?locale=zh_CN). DOI: 10.3877/cma.j.issn.2095-9133.2016.01.018
- [2]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 王晓珏, 刘北城, 等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284
- [3] McCOMBS M, SHA W D.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2(2): 89
- [4] 麦库姆斯. 议程设置: 大众媒介与舆论[M]. 郭镇之, 徐培喜,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4
- [5]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95
- [6] 麦库姆斯. 议程设置理论概览: 过去, 现在与未来[J]. 郭镇之, 邓理峰, 译. 新闻大学, 2007, 93(3): 55
- [7] 李青青. 新媒体时代媒介议程设置理论嬗变与发展[J].

- 中国出版, 2021(16): 28
- [8] 梁明修, 邵子津, 刘俊鑫, 等. 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情况分析[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1, 32(12): 1556
- [9] 武文颖, 朱金德, 梁路, 等. 媒介可供性视角下医学期刊新媒体传播的创新实践研究: 基于8种中外期刊的对比分析[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2, 33(2): 200
- [10] 贾建敏, 丁敏娇, 毛文明. 新媒体时代高校医学期刊实施健康科普的意义及举措[J]. 编辑学报, 2020, 32(3): 334
- [11] 科普中国. 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EB/OL]. (2022-04-28)[2022-07-14]. <https://www.crsp.org.cn/KeYanJinZhan/YanJiuChengGuo/MTKXCB/122HW62019.html>
- [12] 周海鹰, 田甜. 科技期刊服务浙江区域创新资源科普化研究[J]. 编辑学报, 2018, 30(1): 13
- [13]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A/OL]. (2019-11-05)[2022-07-14]. <http://news.cri.cn/20191105/dc056147-847f-9da7-a705-bb6c78e6fd12.html>
- [14] 肇庆发布. 疫情谣言数据报告[EB/OL]. (2020-04-18)[2022-07-14].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023909
- [15] 郑保卫. 公信力的客观评估标准[J]. 新闻与写作, 2008(10): 15
- [16] 肖珺, 杨家懿. 情感与真相: “后真相”传播观念的文化转移[J]. 新闻与写作, 2021(8): 13
- [17] 刘洋, 李娜, 李玉乐, 等. 优化医学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的探索与实践[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0, 31(8): 900
- [18] 邓强庭, 叶林, 郭田, 等. 医学期刊编辑在科技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作用[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7, 28(12): 1118
- [19] GWI. 2020 社交媒体趋势报告[EB/OL]. (2022-02-19)[2022-07-14]. <https://www.sgpjbg.com/baogao/60570.html>
- [20] 樊富珉. “非典”危机反应与危机心理干预[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4): 33
- [21] 李娜, 刘洋, 李玉乐, 等. 发挥编委潜能突破中文医学期刊发展的“瓶颈”: 《协和医学杂志》的实践与探索[J]. 编辑学报, 2019, 31(4): 420
- [22] 澎湃. 中疾控论文为何发表快? 期刊回应新冠相关论文发表仅48小时[EB/OL]. (2020-02-01)[2022-07-14].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706582
- [23] XU X T, CHEN P, WANG J F, et al. Evolution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from the ongoing Wuhan outbreak and modeling of its spike protein for risk of human transmission[J].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2020, 63(3): 457
(2022-05-04收稿;2022-07-16修回)

《编辑学报》来稿中常见的参考文献著录不规范问题的提示

《编辑学报》严格执行 GB/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而且多次作出具体说明,然而在来稿(包括修回稿)中,作者几乎都按自己的不规范习惯各行其是地著录参考文献,能够完全符合本刊规范者凤毛麟角。

现对来稿(包括修回稿)中常见的不规范问题的正确修改提示如下:

1)用西文书写的欧美作者和用汉语拼音字母书写的中国著者的姓,其字母应全大写,名采用首字母缩写。

2)副题名前的“——”应改为“:”。

3)从期刊、论文集集中析出的文章,作为阅读型文献引用时只需标注其首页码,作为引文文献引用时应标注引用信息所在页。

4)不设卷的期刊,其“年卷期”应著录为“年(期)”,而非“年,(期)”。

5)引用文献为各类标准时,其题名项应著录为“标准名称:标准编号[S]”。

6)引用的文献为法律、法规、政府文件等时,其文献类型标识代码为A(档案)。

7)“日期”采用YYYY-MM-DD格式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如2022-08-08。

8)联机网络文献中的“更新或修改日期”和“引用日期”分别用“()”和“[]”括起。

9)引用的文献为非电子资源(如印刷版期刊)时,无须著录DOI。

(陈主编)